

心香一瓣

花茂时听风

耿艳菊

人间好时节，园子里的花都开好了。《红楼梦》里有诗句写道：“花影不离身左右，鸟声只在耳东西。”鸟鸣如山涧里的泉水一样，清新悠然，洗耳洗心。花香叠翠，一团团的诗意飘渺如轻纱。此时的人间正是这样的美好。像从古画上走出来的，像从古人的诗句里跳脱出来的。

美好的事莫过于一个人漫步在园子里，花在开，鸟在歌唱，风在花枝上荡秋千。

想起这两天看到的一些句子。“晚景落琼杯。照眼云山翠作堆。”“花气袭人知骤暖，鹊声穿树喜新晴。”边走边念，心中升起朗朗然的欢喜。古人的春天，同千年之后我们的春天仿佛同样是同一个春天，走了那么久的路，春天依然是那样崭新如初，不染尘埃，像孩子的笑脸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欢喜朴拙天真。

“谪世事却不世故，历沧桑仍朴拙如初。”这是中午吃饭时看到的一句话，来形容春天蛮贴切的。这是一种美好的人生境界，也是一种艺术修养。毕加索说：“我花了四年时间画得像拉斐尔一样，但用一生的时间，才能像孩子一样画画。”生活也是艺术，难得的是能像春天一样保持着朴拙天真的欢喜。

抬眼望去，迎春、桃花、梨花、李花、杏花、榆叶梅，繁花满枝，各有其美，不为争艳，只是绽放自己，完成自己，只为美而美。“南亩耕，东山卧，世态人情历多，闲将往事思量过。贤的是他，愚的是我，争甚么？”正是大智若愚，大巧若拙。“我与谁都不争，与谁争我都不屑。”再争，也争不过光阴，再耀眼也只是历史的过客。

有的花已经开始飘落，即使飘落，那姿态依然是美的，悠悠然的，像词里的意境：“把酒祝东风，且共从容。”

还没开花的是海棠。这个园子里最多的花树就是海棠。海棠不急，她娴静自若地含着胭脂红的花蕾，悠悠地感受着风、阳光，仿佛这是世界上最惬意的事了，盛开的事就交给时间吧，她要把当下每一秒都过得舒心有意义。

上周去动物园，一个落满白鸽子的广场边上有一个小牌子，上面写着“花茂时听风，林深处觅鹿”。这样诗意又空灵的句子，让人看了有一种清晴可喜的欢欣明朗感。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，想的是海棠的花事，繁茂盛开的情景。

海棠花开，胭脂色展开为朴素的洁白，弥漫着简静之气，每朵花仿佛都是一个充满诗意的句子。盛开的海棠花树宛若一首壮丽的长诗，人从花树下走，会莫名地心生感动，也会跟着静下来，仿佛是自己内心深处有一片花海在盛开。

每年海棠花开，不管多忙碌，也会到园子来，哪怕在海棠树下待一会儿也好。

英国女作家伍尔夫曾说：“人在独处时，就会偏爱大自然的东西，树木、河流、花朵，感到它们表达了自己，感到它们变成了自己，懂得了自己，于是，便感到这样一种不可理喻的柔情，就好像在怜惜自己。”

这就是我们热爱大自然的一个缘由吧。当我们走近自然，走近山水园林，会神清气爽，心情和畅，是一种知音之感。

花茂时听风。风是琴弦，从花枝上拂过，又拂过人的心田，弹奏着余韵悠悠的《高山流水》。

活蹦乱跳的鱼

厉 勇

早些年，去女同事家吃饭。桌子上有鲫鱼和红烧肉，看我频频把筷子伸向带着清汤的鱼，而冷落了色泽红润诱人的红烧肉。女同事笑着说：“原来你也喜欢吃鱼啊，果然是红肉不如白肉。”我第一次知道，这句话的意思是吃鸡鸭猪肉这样的红肉，不如吃鱼肉这类白肉更健康。

从小到大，记得母亲总说：“小孩子多吃鱼，耳聪目明。”人到中年，开始注重饮食。鸡鸭猪肉毕竟油腻，而鱼肉则清淡很多。最重要的是年年有余，鱼有好彩头，当然是一年到头老百姓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道美味，也是年夜饭不可或缺的寓意吉祥的菜。有一年大年三十，我从超市里提回一条黑鱼，买鱼就是为了图年年有余的好兆头。买的时候，超市工作人员说自己忙，没帮我宰杀，我让他至少帮我把鱼敲死。他拿工具对着鱼敲了几下，我提回去的路上，黑鱼就在袋子里弹跳，差点掉出袋子。回去后，我自己刮鳞、去鳃，黑鱼还是在一弹一跳地抗争。挖开肚子，里面有好多鱼籽。那一刻，我甚至后悔买了它。要不然，它还可以再活几天……

吃过那么多鱼，最让我惊艳的是柴火鱼和纸包鱼。

这道柴火鱼是在千岛湖吃到的。作为千岛湖移民的后代，我对千岛湖的鱼有着天然的或者与生俱来的好感。不止一次，在电视里，看巨网捕鱼。那一网里，万鱼齐跃，水花四溅。不断有鱼弹跳起一米高，又不断有鱼落下。让人感慨这场面的壮观，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
去年年底出差到千岛湖，初次见面的朋友非常热情，带我们去吃当地鼎鼎有名的柴火鱼。进了装修风格古朴的餐馆，每一张桌子上都安了一口乡下的火锅，桌子下面果然是乡下的土灶台，里面塞了好多木柴。

服务员拎了一条七八斤重的千岛湖包头鱼，请客的朋友照顾我们，定了微辣。只见服务员往锅里倒了油，待油热后放入生姜蒜等爆炒，再将整条鱼下锅煎，看我们一个个饶有兴趣地拿着手机拍照、拍视频，服务员加入水后没有立即盖锅盖。她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你们拍好，我再盖。三分钟后就可以吃了。”

当锅盖被揭开，喷香的热气扑面而来，鱼汤色泽奶白，咕咚咕咚地唱着欢快的歌。好客的千岛湖朋友当即拿了我们的碗，把鱼身的肉盛进去，一碗碗端回我们面前。鱼肉鲜香四溢，入口即化，让人胃口大开，身体立即暖和，浑身舒服。这一顿柴火鱼在阴冷的冬天享用，自然吃得十分满足且畅快。

纸包鱼是湖南凤凰的特色美食。朋友圈里有一凤凰人，他发了纸包鱼的照片。一张银白的纸，大概四五十厘米长，二十厘米左右宽，里面裹了一条鱼，在冒着热气的纸里煮着。

我见过锡纸包鸡，见过锡纸烤鱼，但是这种煮不烂的纸看起来有点透明，像蜡纸。朋友说，之所以叫纸包鱼，是因为纸锁住了水分和鱼的鲜美。鱼肉外焦里嫩，浓郁而不腻，美味又下饭！朋友对此赞不绝口。这是一种鱼的创意做法，更是鱼文化的延伸。

连做鱼都能如此有创意，说明吃鱼的人确实聪明。年年有余的鱼，真是一条福鱼，也是一条生命力旺盛的仙鱼。一千条鱼有一千种吃法，这正是吃鱼的最大魅力。吃鱼让我欲望不能，吃鱼让人脑洞大开。有活蹦乱跳的鱼，也就有了欢声笑语、丰收有余的年。

话说清明

陈汉忠

芳草萋萋，桃李盛开，但一想到自己的先辈长眠在这荒芜的野地，不由思绪翻腾，潸然泪下。

全家人能去的都去，出嫁的女儿能赶回来也要和女婿一同参加，大家拎着供品，先除草、培土，再挖坟帽。坟帽是指压在坟墩最高处的锥形土块，如坟内是夫妻，则需挖两块，合放于坟尖。然后摆上供品，点烛焚香，由长辈向小辈讲述先辈功德业绩，表达深切怀念。接着依次行磕头跪拜之礼，最后焚烧纸钱元宝等物，祝愿先人在地下丰衣足食，发财致富，似与先祖同乐。

海门人过清明节源于何时，我不知道，似乎没人说得清楚，这可能与海门地域与移民文化有关。

不难想象，海门陆地形成较晚，在唐代中后期，长江口才陆续形成东洲和布洲，后来两洲并连再与周围的东沙、西沙洲群合称为海门岛，没有根本意义上的原住民。海门人都是移民的后代，民风乡俗自然也由先人带入。

当然，海门移民并非来自一地，而是四面八方，五湖四海，集聚到这片冲积沙土上，繁衍生息。历经岁月的变迁，各地的风俗习惯也相互交融。直到现在，海界河北的通东人与海界河南的沙地人风俗依然有诸多不同，但这并不影响两地民众和睦相处。

前些日子，在海门东部的三阳，听说了清明节前要先过“寒食节”的典故，说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忠臣介子推的。

当年晋文公流亡，随臣介子推一路跟随，忠心耿耿，历尽艰辛。后来晋文公得势登基，对落难时不离不弃的随臣予以奖赏。唯独介子推不肯为官，并借机躲进一座山林。晋文

艺境



自然思语

清明帖

钱红莉

于春懒中一直起不了身，梦一样迷离。

眼界里，均见蓬勃的生命力。

正午时分，小区上空开始飘起柳絮，纷纷扰扰的，犹如一个人静默的心思，纵然启口，也是无法言明的。那些柳絮飘飘摇摇的，如山泉绕壁，最终于池塘里安身，清晨路过，仿佛下了一夜细雪……亦如一首浅淡的诗，让人恍惚无言。

四月，真是迷离的月份。合宜静坐，冥思，抑或抱着小婴儿儿坐在紫藤花下，婴儿的乳香与紫藤花的芳香热烈呼应，彼此交集，让人昏昏……小区一架紫藤，逾十余年，终于将整条木架缠绕得密不透风了，一条条触须肆意生长，耸立着直往虚空中去了。

近旁一两株香樟，一年年静默如谜，佛一样禅定。紫藤花天性热烈奔放，花开如开闸泄洪，一路奔涌，势不可挡，甚至将自己的花一串串大胆挂在香樟树冠。远看，这些借道而来的紫花，反衬得香樟树愈发庄重肃穆。

翌日，又是清明的一天，微风拂过脸颊，仿佛一个人洁净的气息，圣桑湖畔的天鹅，被四月的风送得很远很远……帕尔曼这个卷毛的小胖子，将小提琴搁在肩上，拉得一头汗。春月在天，万物沉浸于紫色梦境中。

一年一度，日子又过到襟怀坦白的晚春，适合听听德沃夏克，是《回故乡》。童年

岁月悠然

清明雨

陈连清

每年清明节，我都会忆起我的外婆。

外婆，这个世上最亲切和动听的称呼，是每个人少时成长的温暖摇篮，是心灵深处最安宁的精神港湾。

1972年，我在滨海上高中，外婆因长期奔波劳累，患心脑血管疾病，永远地离开了我。家里没通知我，那时的通讯条件也难以通知到。待我放长假回家，才知我的精神靠山崩塌了。我恨自己没能最后送外婆一程，顿时呆若木鸡，泪如清明之雨，丝丝而下。

自我有记忆始就知，外婆身子单薄，中等个子，长形脸，额头布着些许树皮的皱褶，面色清癯而略带平静和忧伤，头后梳着发髻，背微驼，黑色或灰色的衣袂在浙东的风中飘扬着沧桑。外婆住在牧屿街之西的牧西村，走过一段小石板铺的路，有几间老屋，从上间进去，右房的楼上住着外婆。楼上朝南处铺着两张床。我每次去，都占着最阳光的一床。

外婆叫什么，我不曾知道，只知姓金，娘家在横峰西洋村，我不愿去打听外婆的名字，觉得叫外婆名字是大不敬。

外公去世得更早，丢下了6个子女，外婆得凭一个弱女子之躯，撑起这个家，把子女拉扯大。

牧西村离莞涓陈十里路。少时，外婆常来看我，带些糖果饼干什么的，让我欣喜若狂。我家边上会有一条小石头铺的陌路，石头松了，踩上会发出响声。外婆常来，其响声恰似清明雨下的绵绵潇潇，步履轻盈。每当听到响声，我会大声喊“外婆来了”。我的记忆深处尚留着一张“旧照片”。二三岁时的一个清明时节，父母要去上坟，这一天要在坟头割草、培土、烧香、祭拜，还要点坟头灯。外婆来照顾幼小的我和姐姐。“做清明”桌上摆着几个菜，有猪肉，有墨鱼，胶蟹等。桌子摆在屋外的小道地，碧空湛蓝，星星闪耀，“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”。家里狭窄住不下，我看着外婆踩着那熟悉的响声，走出陌路，渐渐消融在月色和星光之中。

少时我很“赖”（黏）外婆，每次母亲去看她，我就争着要去，兄弟姐妹中我去得最多。稍大一点，我已知外婆的不易，想着怎么让外婆高兴。7岁时，我去田间拔油草，将油草卖给养猪户的人家，一分钱一斤，每天能拔几斤。有几毛钱了，我就去横峰街上买了两条东海野生大黄鱼，每条足有三四斤。我未与父母说，就将两条黄鱼送去给外婆。

后来我意识到，这说来就来的，增加了外婆多少负担！外婆为了生计，本已忙得不行，不知从哪里贩来旧衣裳，每逢集市送到牧屿，泽国，潘朗街上去卖，赚些微薄收入。她得照顾多少孙辈啊！我家就有8个，大溪大娘姨家有4个，光明小娘姨家有3个，家里还有5个孙，7个孙女。后来我“懂事”了，在很长一段时间，不去打扰外婆了，去的少之又少。

每年的清明雨，细密而远，在这如诗的雨幕中，外婆的音容笑貌愈发清晰。我独自站在雨中，思绪飘回到过去，把外婆的形象和那些温暖的片段“放映”了一遍又一遍……